



【史地杂谭】

## 古诗词中的“灰埠驿”

□扶小风

灰埠驿，是明清之际登州、莱州到青州之间一条重要的驿道。灰埠驿位于今天青岛市平度北的灰埠村。驿站，是古代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、换马的场所。汉代开始设置驿传，一直到明清结束。

灰埠因有七个土壤呈黄色的小埠而得名。数百年过往，灰埠驿古道消失殆尽，据说只有三埠李家村一段，依稀可见十米的土路驿道。道路两侧，仅留几间斑驳的青砖小房，似乎还能证明灰埠驿昔日的辉煌。

康熙《平度州志》记载，“灰埠驿在西北七十里，为登莱通衢。设驿丞一员，吏一名，马夫二十二名，每名银三十四两，车夫三十五名，每名银十两。”道光《平度州志》记载，“灰埠驿，走递马九匹，马夫六名。马上飞递公文马夫二名，抄马牌子一名。”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，平度州同署迁至灰埠驿，司治附近乡社，类似现在地级市行政中心，设置在了灰埠驿。

明清之际，一些经过灰埠驿的文人政客，留下了关于灰埠驿为数不多的诗词。

明代万历年间“山左三大家”之一的公鼐，大抵要去莱州拜访自己的同科好友贾毓祥，过昌邑，晚宿灰埠驿，写下一首《晓发灰埠驿》。“万树寒凝萼，冰花欲吐芬。短辕迷驿路，官柳带霜云。风劲微闻角，鸿归尽失群。三山行欲到，若水见朝曛。”深秋的灰埠驿，柳树带霜，飞鸟尽散，公鼐会友的路上，一片萧条的景象。

清代顺治年间山东学政施闰章，多次往来于青州至莱州的驿路上，也是唯一留下三首关于灰埠驿诗的诗人。《过灰埠驿》其一：“老树如车盖，苍苍覆驿亭。风霜枝尽折，苔藓干偏青。落日下归鸟，虚堂卧客星。移尊藉芳草，吾醉不能醒。”大致是在一个冬日，往来的旅客寥落，孤独的诗人唯有以酒解愁，独醉不醒。其二：“小驿茅亭晚更幽，解衣樽酒重淹留。徐花何意从丛发，老树当风渐渐秋。入座客惊双鹊起，傍檐日落片云流。东来海气凉如

此，野阔星稀迥自愁。”秋天，灰埠驿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幽静的驿站里，凉意浓浓，夜晚的星星稀少，让诗人不禁暗自忧愁。这两首诗歌分别被收录在康熙版《平度州志》和《愚山诗集》中。还有一首《灰埠驿》，单独收录在《愚山诗集》中。“闲庭细草客重过，古木娟娟带女萝。满地落花人不见，向来春色为谁多。”这一次施闰章经过灰埠驿，古木森森，满地落花，诗人心情明显好了许多。其实，透过施闰章的这些诗，我们依稀可看到灰埠驿当时的静谧与沧桑。

清代康熙年间淄川人袁藩，留下一首《过灰埠驿次施愚山先生韵》。“沙落随风转，秋蝉静夕亭。雨连村尽黑，山近海偏青。古木悲残照，秋光点鬓星。可能留一憩，归梦不为醒。”初秋，大风卷尘，大雨瓢泼，一派凄凉。袁藩宿灰埠驿时，应该是想到了他的前辈施闰章，有感而发，赋诗一首。

其实，关于灰埠驿历史文献留存最多的，竟是朝鲜使者。

明代天启四年之后，朝鲜使者从海路抵燕京，灰埠驿作为青州、莱州、登州之间的官道，自然而然被这些外国人记录在历史文献中。

明代天启六年(1626年)，金尚宪被任命为圣节兼谢恩陈奏使，前往中国朝拜。《朝天录》中记载了他过灰埠驿的诗《灰埠驿次去非韵》。“旅店鸡栖生暝烟，烟消月出店门前。门前夜久行人绝，月落鸡鸣犹未眠。”此时的灰埠驿正值傍晚，烟霭升起，月亮上了树梢，驿站门前，行人绝迹。诗人此刻处在异国他乡偏居一隅的小驿站里，思念家乡，于是一夜未眠。

此外，明代天启三年(1623年)，朝鲜使者李民宬在《癸亥朝天录》将朝拜路上的见闻记录得十分详尽。

李民宬一行至黄县和掖县之间，看到这样一派景象。“绵亘回拥，气势雄远，村落铺店，相望于三四十里之间。禾谷披野，虽欠稻稻，而黍粟发穗向熟。荏菽木棉处处盈畴，一望无际。盖其土田沃饶而然也。”他们一行晚上渡过沙河，过平度北界，抵灰埠

驿，晚上住在张姓的旅馆里。而明天启三年(1623年)，朝鲜使臣赵濬却没有那么幸运了。赵濬在《燕行录》中记载了经灰埠驿渡胶莱河的详细过程。

“早发过平度州西界，过昌邑县东界，路逢暴雨，入官铺歇。北风卷地，尘雾涨天，海上若逢此风，未知何以得生道也。雨歇过新河，有桥有舟，轿夫等舍舟而桥，桥甚危狭，董已过去，若至颠坠，事将不测。悚身悚身，恨不步涉也。”暴雨过后，朝鲜使者赵濬来到元明时期的漕运水道——胶莱运河。此时的胶莱河有渡口，有危桥。危桥应该是明代嘉靖时期王献修筑胶莱运河时，在新河闸处修筑的桥梁，不过近一百年时光，这座桥已经“甚危狭”，朝鲜使者通过的时候，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，令他们发出“悚身”之感叹，恨不得涉水而过。

朝鲜使臣郑斗源在《朝天记地图》绘制的《灰埠驿图》，应该是明代唯一一个描绘此驿站的古文献资料。明朝崇祯三年(1630年)，郑斗源任陈慰使经海路二次出使明朝，沿途记录了所见所闻。《灰埠驿图》附文记载，“灰埠驿属平度州，自灰埠西至昌邑县八十里，行三十里有新河，一统志胶水北入新河，经昌邑县界入海……”仅仅七年之后，赵濬记录的新河危桥已不复存在。郑斗源经过时，只能“以舟楫济人”了。

《灰埠驿图》则采用线描，农舍房屋仅有屋脊、屋山，屋身和屋基全部省略，村舍错落有致，虚中有实。两座横跨于驿路的“櫺门”，美观庄重。两柱直立，上有柱头，下置基座。一幅驿路遥遥、草木葱郁、村舍连绵的景象。《灰埠驿图》与施闰章《过灰埠驿》一诗中的意境，别无二致。

时过境迁，远去的灰埠驿，如今仅留下一个让人无法忘却的名字，以及古人留存的些许文献诗词。刚刚建成的潍烟高速铁路上的“灰埠驿站”，似乎见证着这里曾经发生的历史瞬间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青岛市文联签约作家)

## 【短史记】

# 珍珠千年流行史

□刘永加

合浦郡地接交趾(今越南)，所产的南珠被视为奇珍异宝，价格贵过黄金白银。这种珍珠又圆又大，色泽纯正，一直誉满海内外，人们也称它为“合浦珠”。东汉时，当地百姓都以采珠为生，以此向邻郡交趾换取粮食。采珠的收益很高，一些官吏就乘机巧立名目，盘剥渔民。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，他们不顾珠蚌的生长规律，一味地叫渔民去捕捞。结果，珠蚌是有灵性的，眼看着就要被采摘枯竭，它们心有不甘，就逐渐迁移到邻近的交趾郡内，在合浦能捕捞到的越来越少了。

在四千多年前，我国就有珍珠的记载，《海史·后记》载，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大禹定“南海鱼草、珠玑大贝”为贡品。当时随着贝壳以货币的形式在民间流通，人们在采集贝壳的过程中，发现了一种圆润的白色宝石，称之为珠玑，被当做一种珍品，还被大禹钦点为贡品之一。《尚书·禹贡》也载：“珠贡，惟土五色，羽畎夏翟，峄阳孤桐，泗滨浮磬，淮夷嫔珠，暨鱼。”其中的嫔，即蚌之别名。此后的《诗经》《山海经》《尔雅》《管子》《周易》等古籍，皆有对珍珠的描述。

古时候，也不乏珍珠诞生的美丽传说。据传，南海有鲛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美人鱼”，她们像鱼一样在大海中生活。鲛女原是月亮女神嫦娥的侍女，因为做错事被罚到海里织绡。传说每逢月圆之夜，她们常常站在礁石上，遥望月亮，悲伤哭泣时，滚落的眼泪变成美丽的珍珠。鲛人流泪，颗颗成珠。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著名诗句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，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以及珍珠的圆润与月亮的盈亏关系而写就的。实际上，珠生于蚌，蚌在于海，每当月明宵静，蚌则向月张开，以养其珠，珠得月华，始极光莹。

珠胎蚌母，含英孕华。珍珠的出生，是蚌母经历痛苦孕育而来，通过不断地包容、裹覆，最终成就珍珠浑圆的形状和晶莹的光泽。由于珍珠自带珠光宝气，渐渐成为富贵之人佩戴赏玩之物。我国将珍珠作为首饰佩戴有很久的历史，据《格致镜原·妆台记》记载，周文王曾用珍珠装饰发髻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开始将珍珠作为珍贵礼品护送往来，同时出现贩卖珍珠的商人。秦汉以后，珍珠饰品更是迅速普及。秦代捕珠业就开始兴起，许多渔人甚至以捕珠为生。汉代开始区分采珠区，将珍珠产区分为南北两地。北地以东北的牡丹江、混同江、镜泊湖等地的淡水珠为代表，称为北珠；南地以广西合浦地区北部湾海域所产的海水珠为代表，称为南珠。

北珠因其硕大圆润的品相深受皇室的喜爱，甚至清朝时期还在北方的珍珠开采地区设有专门的珍珠开采机构，由朝廷直属管辖，开采出来的珍珠都要送到其中进行等级的划分，品相较好的则直接被皇室征用。

据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载：当时的汉顺帝派孟尝做了合浦太守，他查明原因后，下令革除弊端：减轻珠税，鼓励百姓有节制地采撷珍珠，严禁破坏珍珠资源的狂采滥捕；解除以前垄断的珠宝贸易，整肃吏治。孟尝的新政立竿见影，合浦郡很快政通人和，跑到交趾海域的珍珠蚌，也纷纷迁回合浦海域。当地渔民也恢复了驾船出海采撷珍珠换取粮食、布匹和日常生活用品的生活。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，但也间接反应了当时合浦采珠行业的繁荣。

据考证，汉代的海南岛也盛产珍珠，有“珠崖郡”之称。

珠圆玉润、细腻浑圆的珍珠作为一种宝物，除了具有很好的欣赏价值、装饰价值以外，它的药用价值亦为人们所青睐。珍珠药用在我国有2000余年历史。三国时的医书《名医别录》、梁代的《本草经集》、唐代的《海药本草》、宋代的《开宝本草》、明代的《本草纲目》、清代的《雷公药性赋》等许多医药古籍，都对珍珠的疗效有明确的记载，认为珍珠味甘、咸，性寒，入心、肝两经，具有安神定惊、滋阴降火、明目消翳、解毒生肌的作用。

晋代著名医学家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珍珠径寸以上，服食令人长生。”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以珠玉为宝粉、雄黄、朱砂煎汁为羹，每食一杯约耗钱三万，过三煎则弃其渣，以防病养生。元代人们在水中加入蜂蜜、珍珠，制成养生食品和饮料。明代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也记载：“用珍珠粉涂面，可令人好颜色，涂于手足，立皮肤逆胪，除面(斑)。”

珍珠竟有如此神奇的功效，恐怕哪吒、敖丙万万是无法想象的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